

魔刀風情錄



责任编辑：邓 刚

封面设计：康 怀

魔刀风情录

卧龙生 著

宁夏中卫市开地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4.25印张

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刷：1—5000

书号：ISBN 7-80097-015-9/J·8 定价：10.75元

七

客人如潮水般的涌入，除了几位跟许正有数面之缘以外，其余大多数是陌生脸孔。“许爷，看您春光满面，想必近日的的生活过得极为惬意。”黑龙江帮会黑幼龙迎面走来微笑道。他说的一点也没错，许正不仅过得惬意，而且更是充满着欢笑，因为他跟一个二十郎当的姑娘在一起，焉有不爽之理！

许正点点头，淡笑道：“过奖过奖！黑帮主也不差嘛！”“我？”黑幼龙满脸疑虑，不解道：“不会啊！最近我忙的半死，许爷怎么有这种想法？”许正耸然道：“黑帮主近日的买卖不是做的很大吗？所以我说你也不差呀！”原来黑幼龙掌管当地省会的三帮四派，又兼做兵器买卖，赚得银子才能做为他在黑龙江的声望。因此在当地就连三岁孩童也知道“黑幼龙”之名。

黑幼龙干笑道：“要有什么事能瞒得过许爷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！”“好说，好说！”许正打了个哈哈，指着不远处的一张桌子道：“黑帮主就坐在那桌，待会儿咱们再好好的喝一杯！”黑幼龙点了点头，便迳自入座。

园内又来了一个三十上下的年轻人，他手上握了把刀，不时的在那儿东张西望着，当他见着了许正之后，他缓缓的走了过来，抱拳道：“你可是许正许爷？”

许正点点头，淡淡道：“不错！老夫正是，不知……”

年轻人截道：“我想来此地讨份差事！”

“哦！”许正淡淡一笑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老夫这儿欠缺

人手？”

年轻人答道：“我想许爷目前应该须要人手，所以……我就来了！”

许正想了想，动容道：“你想的一点也没错，老夫是需要人手，不知你想做什么样的差事？”

年轻人接着道：“总管、师爷之类的职务皆可。”

嘿！年轻人口气不小，竟想干大的。许正顿了一会儿，指了指边上的一张桌子，沉吟道：“你先坐着喝两杯，这件事容我考虑考虑，待会儿再告诉你老夫的决定。”年轻人抱了抱拳，迳自入座。

接连又来了几个人都是与这名年轻人一样的情形，许正感觉很高兴。他高兴楚云将这件事处理的很好。因为才短短的一个月，江湖上竟然已经传遍了这个消息：“许家宅院需要人手。”

当初决定这计谋的是许正。决定的地点是在书房。书房内。许正泡了壶茶，坐在那张宽大的太师椅上，就听得楚云快步走来，急声道：“大哥，事情不好了……”许正轻啜了口茶，淡淡道：“别急别急！有什么事慢慢说，说出来咱们才可以解决。”楚云吸了口气，哀声道：“老三死了！”“什么？”许正大吼了一声，随及沉下道：“你再说一遍！”“老三死了！刚才我从苏州那儿得来的消息说老三……”他长叹了口气，接着道：“来人武艺高强，一刀——就这么一刀，老三就走了！”“乒”的一声，许正捏碎了茶杯，恨恨道：“他妈的！这伙杂碎非要逼得我走投无路，甚至死于非命他们才会甘愿！”楚云想了一会儿，动容道：“老三一手长枪，使的超凡入圣，杨家七十二路枪法，早已扬名中原武林，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一刀就捅死他？”“这……”许正顿了顿，疑声道：“老二，你不

说我倒是给忘了，老三的功夫虽不及你我，但武林之中能一刀将其毙命的人，岂不……”“岂不比你我强！”当然，这种话楚云怎敢说出口，他心里这般想，口中则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该怎么做？”“我倒是有个好计谋，不知大哥觉得如何？”“你说说看。”楚云接着道：“敌暗我明，如今之计，咱们给它来个敌我分明，如此一来，咱们的劣势方可扳平。”你的意思是……”楚云又道：“眼前的许家宅院欠缺人手，咱们放风声出去说大哥需要人手，如此一来，处于暗中的敌人自然会现身。”许正赞声道：“好，好计谋，就这么进行。”

他只回答了这么一句话，楚云就开始着手进行。事情进展的程度，令人感到相当满意，因为今天着实来了不少人。不少生面孔。

“上菜！”许正坐定之后，轻喝了一声，当下就有一些人端着酒菜摆上桌。他扬起酒，悦声道：“很感激各位共襄盛举，老夫在此敬各位一杯！”话声一落，“咕噜”一声，酒杯已空。

众人纷纷也干了一杯。突然——蕙兰园中缓缓行来一名年轻人。他身着纯白衣裳，白净柔细的小手，加上一副苍白的面孔，除了腰上系着一把黑鞘短刀之外，全身上下就见不着其他的颜色。

他的面容冷漠，表情严肃，几乎就像是块白板，令人见着他之后，打从心底就会升起一股冷飕飕的寒意。

许正皱了皱眉，但仅是一瞬间的事，他就换了副脸孔站起身，微微笑道：“这位公子来的正巧，第一道菜才刚上，快坐下一块儿吃吧！”

年轻人并未入席，他坐在园中的一颗大石上，冷冷的望着许正。他并不饿，因为在他踏入许家之前，他已在巷口吃

了两碗大卤面。他通常吃饱了之后就不想吃任何东西，即使是山珍海味，满汉全席摆在他面前，他连瞧都不瞧一眼。

许正很尴尬，因为在江湖上没人敢这么对他，换做别人铁定跳出来，捏碎年轻人的蛋黄。但他没有。他竟离席来至年轻人的身旁，微微笑道：“你很性格！”他又接着道：“放眼当今武林，没有一个人敢对老夫所说的话打折扣，只有你这么个性的年轻人，不知你尊姓大名？”

欧阳一刀淡淡道：“欧阳……一刀……”

“欧阳一刀？”许正顿了一会儿，继续道：“好！好名字！上一次来老夫这儿，你自称是‘周世明’，这一次你自称‘欧阳一刀’，不知你下次前来会不会唤作‘杀千刀’的？”

欧阳一刀淡笑道：“许爷记性不错，即使是那么小的一件事，你也记得如此清楚，佩服佩服！”“过奖，过奖！”许正干笑道：“你不一块儿吃个便饭？”

欧阳一刀摇摇头，拒绝道：“谢谢你，我已经吃饱了。”

“哦！”许正疑声道：“难道你吃饱了就不再吃了？”

欧阳一刀点点头，并未答话。许正深望了他一眼，又道：“来此有事吗？”欧阳一刀答道：“想来此地讨份差事，过过生活。”

许正指了指那张桌子，呵呵笑道：“这件事咱们待会再谈。”他又接着道：“老夫那桌还有个空位，你不妨一同过来喝个两杯，也好彼此了解一番。”

欧阳一刀迟疑了一会儿，便随着他一同入了座。许正同桌之人几乎个个都是武林知名人士，欧阳一刀连个招呼也没打，便自斟自酌起来。

黑龙江帮会长黑幼龙严肃道：“许爷，这位是……”许正答道：“是个少年英雄，上一次老夫五十大寿曾有一面之缘。”

黑幼龙干笑道：“不错不错，是属于有个性的少年英雄。”许正焉有不知他话中之理，他很后悔当初找欧阳一刀跟他同桌，因为他本想欧阳一刀见了这么多人在座，至少也该表示风度，却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谁都不理。他想了想，口中说道：“年轻时代的咱们不也是这副模样吗？”他说这话的意思是想打圆场，大家笑一笑也就算了，没想到黑幼龙竟然道：“至少也该懂得敬老尊贤之理！”“啪”的一声。欧阳一刀将手中的酒杯捏的粉碎，冷冷道：“在下觉得，你该早点回家休息了！”“你……”黑幼龙猛然拍了拍桌子，怒声道：“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子，老夫教训教训你。”

众人吃喝得正爽快，陡然间见着许正这桌将有好戏登场，各个不约而同，纷纷扬头观看。如此一来，正合许正的口味，他早就想见识欧阳一刀的武功有何过人之处，他假惺惺道：“各位，有话好商量，不要……”

黑幼龙截道：“许爷，再怎么，今几个这面子你是非卖不可，否则这娃子岂不爬到老夫头上撒尿！”

许正叹了口气，故作无奈道：“黑帮主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老夫还有何话可说！还希望帮主手下留情，别跟这些晚辈计较。”

黑幼龙点点头，又指了指园边的空地，道：“小娃子，今几个老夫就让你见识一番。”话毕，起身离座之后，便缓缓地走入空地。

欧阳一刀悠闲的干了杯酒，轻身一纵，站定。黑幼龙望了望他腰上的刀，轻蔑道：“如果老夫没看走眼，这该是一把屠刀。”

欧阳一刀点点头，并未答话。

黑幼龙又道：“放眼当今武林，你真是属于一个特殊的案

例，‘宝’……宝的相当可爱！”

“过奖过奖！”欧阳一刀淡淡道：“在下不敢不当。”

黑幼龙干笑道：“你真幽默，而且不是普通的幽默！”他沉下脸，接着又道：“不过待会儿老夫定要打得你跪在地上，叫老夫三声阿伯！”

欧阳一刀摇了摇头，纵然是道：“话先不要说的太满，小心风大闪了舌头。”黑幼龙冷冷道：“拔刀吧！省得你连拔刀的机会也没有！”

欧阳一刀淡淡道：“你仅管出手，至于我拔刀亦是不拔刀都不劳阁下费心！”

黑幼龙当下听得差点吐血，因为眼前的人过于狂妄，狂妄得简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。他大吼一声，双掌忽地向前推出，但见园中的花草树木都被雄厚的掌风扫得“咻咻”作响。

欧阳一刀眼见他功力不凡，只得回身闪避，握刀在手，却始终未曾离开过刀柄。黑幼龙铁青的脸，时而气愤，时而惊讶，因为他行走江湖多年，历经大小战役数十百仗，却始终未曾见过如此特异的轻功。

一旁的许正内心暗自惊讶不已，想道：“这……该是独步江湖的‘逍遥游’，少林寺的不传之秘，怎么会在这名年轻人的身上使出，难道……”“逍遥游”——为少林寺独特而怪异的武学，早已失传多年，据说传至前二代掌门入的时候，即已纳入藏经阁，做为研究的对象。因为逍遥游乃一至高无上的轻功身法，非得在上头淫个三、五十年，否则绝对无法领悟，加上少林掌门琐事缠身，根本无法专攻这名武学。因此它就渐渐成为历史名词，被寺中僧侣们所淡忘了。许正也仅是猜测而已，毕竟他也未曾亲眼目睹少林寺的逍遥游，所以他在一旁纳闷不已。

黑幼龙眨眼之间已击出七七四十九掌，非但没有将欧阳一刀力毙掌下，就连他的衣角也没沾上，不禁顿感脸上无光；他怒喝一声，身形暴起八尺之多，往欧阳一刀的立身之处罩去。

“哇”的一声。却见一道紫黑寒电，如闪电般快速地划过众人的眼帘之后，黑幼龙的手抚住喉咙，涣散的眼神，惊讶的望着眼前这名年轻人。鲜红的血从他的指缝中汩汩流出，他惨然的笑了笑，五尺长的身躯便缓缓的倒将下去。刹时间，众人似已忘记自己身处何处，各个瞪大着眼，张大的嘴，半晌吭不出个屁来。

许正咳了咳，走向前来微微笑道：“老夫正式任命你为此地的总管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欧阳一刀正待答话，一名年轻人即起身，开口道：“且慢！”许正望了望那名年轻人，不解道：“你有什么话说吗？”

年轻人点点头，淡淡道：“许爷如此草率决定，令在下深感诧异，不知可否……”

许正截道：“你的意思我完全了解，不过……这就必须看看他的意思罗！”说完，他用手比了比欧阳一刀。

欧阳一刀淡淡的望了望年轻人，冷冷道：“你还年轻，不觉得这么早就上路了，可惜吗？”

“可惜？”年轻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在我的字典里查不到‘可惜’这两个字，倒是你！”他用手指着欧阳一刀，接着道：“一脸死相，像是谁欠你五百两似的，换作我是你，早该找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躲起来，省得死于非命！”

“哦！”欧阳一刀淡笑道：“你是在说你自已？”年轻人摇摇头，沉吟道：“挟着你的尾巴，快滚吧！”

欧阳一刀悠然道：“你的口才很好，好得令我无法回答，

不过……口才好的人通常都死的比较快!”

年轻人怔了怔干笑道:“好说好说!咱们就来证实一番,看看是谁死的比较快?”话声一落,抽出腰际的宝剑刺将过来。但见数道金光笼罩在欧阳一刀的身旁,他冷笑一声,身随剑走,潇洒异常。年轻人身形一顿,反手一刺,挽了个剑花,斗然间突见他纵身一跃,紧握剑柄,笔直的朝欧阳一刀心口之处而来。

赫然——两道寒电交织而过,他二人立定场中望着对方。许久……许久……年轻人拿剑的手,缓缓地垂了下来,无力道:“你的确够快……够狠……够准……”

欧阳一刀淡淡道:“多谢你的夸奖!”年轻人渐渐倒将下去,合起双眼,喃喃道:“这……并不是夸奖,你的确不错……我……死亦瞑目矣!”话声一落,年轻人的脑袋一偏,即蒙主宠召。这种情况通常我们到处可见,一个人只有在垂死之前才会领悟某些道理。

许正朝几名家丁使了个眼色,众家丁即刻将两具尸体用草席包了包,抬了出去,只留下地上几滩暗红色的血渍,刹那间,就好像啥事也没发生一般。他向前走了二步,呵呵笑道:“我许正今天能有你这么一个总管,简直就是如虎添翼,如鱼得水。”

欧阳一刀淡淡道:“彼此彼此!”

许正又道:“走吧!咱们好好喝个几杯,庆贺庆贺。”欧阳一刀二话不说,随着他坐定之后,又喝将起来。

这阵子众人可是连屁都不敢吭一个,毕竟欧阳一刀不平凡的身手早已令他们惊讶异常。“一刀毙命,干净俐落!”大伙几乎都是这么想的。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想法:“这名年轻人是谁?”因为江湖中从来未曾见过如此特异的轻功,诡谲的

刀法。甚至未曾见过如此冷漠的人。当众人见着这种血腥的场面之后，欢乐的气氛刹时滑落谷底。没多久各个起身告辞，临走之时，几乎都不约而同深望了欧阳一刀几眼。

许正含笑而立，在蕙兰园外送走最后一批客人之后，缓缓地走来，对欧阳一刀道：“你远没喝过瘾？要不要老夫陪你喝几杯？”

欧阳一刀扬起手中的酒杯，“咕噜”一声，干了下肚，淡淡道：“许爷请便！”话声一落，用手指一指一旁的椅子。

许正微微一笑，迳自入座之后斟了杯酒，道：“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了吧？”

欧阳一刀神情一怔，随及正色道：“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”

许正默然半晌，轻啜了口酒，接着道：“倘若你真叫欧阳一刀，不知欧阳启民此人你听说过吗？”

“那是先父！”

许正暗自一颤，面不改色道：“你知道我同你父样的关系。就不该来到此地！”

“哦！”欧阳一刀望着他，不解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许正面容一整，严肃道：“你父亲与我同为武林三大公子，虽然谈不上私交甚笃，但他与我早已神交已久。”他顿了一会儿，接着道：“你是他的后人，来到老夫此地，屈就一个总管的职位，似乎有违常理？”

欧阳一刀想了想，淡淡道：“人——各有志，许爷不该因为先父的关系而有这种想法。”

许正突然道：“根据神刀门的刀法，似乎与你所使的刀法不大相同。‘神刀’一出，充满着慈悲、柔和，而你的刀法却是充满血腥、杀气，令人不解。”

欧阳一刀动容道：“许爷见过先父的神刀法？”

许正点点头，淡笑道：“当然见过！”“不仅见过，而且尝过。”他接着道。

欧阳一刀惊讶道：“你们比过武？”

许正呵呵笑道：“称不上比武，只是大家伙切磋切磋武艺，只因你父亲使刀的同时，心存慈悲，因此我们只是略略比划了一两招。”

欧阳一刀顿了顿，垂首道：“先父未曾教我一招半式，我的刀法是自己悟得，所以与他老人家的刀法尽不相同。”

“哦！”许正皱了皱眉，耸然道：“天底下能创出这种刀法之人，简直称得上‘绝无仅有’，你是如何悟得？”

欧阳一刀摇摇头，并未答话。因为他不想让许正知道自己太多的事。毕竟自己来到此地是想办事。而且是一件大事。所以他干了杯酒，转移话题道：“许爷是如何脱险的？”

许正深望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“没什么！只是以内力陪伤，逼出背上的百毒透骨钉，如此而已！”

欧阳一刀心中暗自惊讶不已，因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就算是他自己中了透骨钉，也没有把握将它逼出。他打了个哈哈，道：“许爷功力之高，令人咋舌。”

“哦！”许正干笑道：“那你呢？连少林寺的不传之秘‘逍遥游’，这种至高无上的轻功你都尽得真传，所以你也不差！”

欧阳一刀皱眉道：“许爷大概是搞错了，因为我根本未曾听说过这门武功！”

许正顿了一会儿，接着道：“其实这些对我而言并非重要的事，我只想知道……你来此的目的。”

欧阳一刀沉吟道：“许爷尽可宽心，我哪有什么目的？”

许正细细的打量眼前的欧阳一刀，凝结道：“老夫有个问

题，不知该不该问？”

“许爷直说无妨。”

许正又道：“你既是欧阳启民的儿子，那沈媛媛即是你母亲，为什么会冒出个莫神通？”

欧阳一刀淡淡道：“这件事就连我也不知道。”“不过他可能是我兄长。”他又接着道。

许正想了想，动容道：“但是欧阳启民只有你一个儿子……”

欧阳一刀截道：“许爷可否不要谈论此事？”许正神情一怔，随即哈哈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，那么你想谈些什么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欧阳一刀支吾了一会儿，答不出个屁来。因为他想跟他谈楚云的事，但他不行，许正是个相当精明的人，只要稍稍露出口风，事情铁定不好办。许正焉有不知之理，他早已料准欧阳一刀来到此地定有什么目的，只是他不知道罢了！

他二人默默无语的喝着酒，各怀着心思。许久……许久……。欧阳一刀首先打破沉静道：“我想先去歇会儿。”话完，许正拍了拍手。却见园外走来一名劲装汉子，他躬了躬身，拱手道：“许爷唤属下何事？”他指了指一旁的欧阳一刀，淡淡道：“先带总管回房安歇，明几个一早老夫再正式介绍。”欧阳一刀抱了抱拳，道了声：“告辞！”便随着那名汉子走出蕙兰园。

第二天，欧阳一刀起个大早。并不是他自己愿意这么早起，而是许正差人将他唤醒，说有要事宣布。他梳洗过后，朝大厅行去。

大厅内。许正坐在那张太师椅上，神情极为严肃，两旁站立约近二十名的劲装汉子，各个精光四射，想必功力也定

为高强。欧阳一刀出现了。他穿着一件纯白衣裳，乍看之下，颇有几分书生气，唯一最不协调的地方，该算是他的腰部了。他的腰上系着一把黑鞘的刀，加上一副似笑非笑，要哭不哭的冷漠神情，说不出的诡异。“见过许爷！”欧阳一刀拱手道。

许正淡淡道：“不必多礼，请坐。”话落，他指了指一旁的椅子。欧阳一刀依言坐定之后，望着许正。许正顿了一会儿，望了望厅内众人，威严道：“老夫替你们介绍，这位是新来的总管欧阳一刀。以后此地的一切，大伙可得听听总管的意见行事，否则老夫的脾气想必你们都知道。”众大汉齐声唱道：“属下遵命！”许正点点头，微笑道：“很好，我希望你们能够相处的很融洽，至于要是发生了什么事，老夫会替你们做主的。”其实这些人不爽都不行，因为昨儿个大家伙都见识过欧阳一刀的武功。“舆论的传播是很可怕的”。就算有人没见过，也会听旁人提起他的“一刀”。

“各位还有什么事？”许正扬声问道。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纷纷表示没有意见。许正顿了顿，接着道：“没事就下去吧！”

“属下告退！”话声一落，众人霎那间走个精光。

欧阳一刀很无奈，因为他本就不是干总管的料，他很拘束的坐在那儿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许正望了他一眼，微笑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欧阳一刀摇摇头，道：“没什么！只不过觉得有点不自在！”“哦！”许正不解道：“因为老夫的关系吗？”欧阳一刀答道：“不是！”许正又道：“昨儿个夜晚睡得好吗？”欧阳一刀答道：“多谢许爷，我睡的很好。”许正继续道：“何必跟老夫这么客气，说起来你父亲跟老夫之间的关系……”欧阳一刀截道：“许爷与我乃是主从之分，与先父扯不上一关系，

还望许爷不要有这般想法才是。”“好吧!”许正叹了口气，接着道：“既然你坚持如此，那老夫就不多说，希望你待在此地能够很快适应!”

欧阳一刀点点头，正待答话。门外突然跑来一名家丁，他急声道：“禀老爷，不好了!外头有人……”许正威严道：“什么事慢慢说!”“属下遵命!”他喘了口气，正色道：“门外来了一个叫化子说要见老爷，属下唤他稍待一会见，他自个儿硬要闯进来!”“好呀!你溜到这儿来啦!”一名叫化子跑了进来，指着那名门丁，开口说道。

欧阳一刀眼见来人，当下站起身，惊呼道：“欣儿，是你!”许正望了望叫化子，摇摇头道：“小丫头，你怎么又来了?”于培欣咬着嘴唇道：“怎么啦?许叔叔，你不欢迎我?”许正呵呵笑道：“丫头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，叔叔欢迎你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会不欢迎你呢!”“还说哩!”她嘟着小嘴道：“他们不让我进来!”许正瞪了那名家丁一眼，随及微笑道：“丫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叔叔回到此地不久，这儿一切的人手都是新调派来的，所以不知以往的规矩。”“交代下去，许家大门随时大开，无论是叫化子也好，亦是恶贯满盈的大盗也罢!谁都能踏入许家。”他又对那名家丁强调的道。“属下遵命!”话声一落，即转身离去。

于培欣似乎相当诧异见着欧阳一刀，因为他们分手的时候他没跟她说要来此地。“他只是说要办件大事，难道……”她暗自有一股不祥的预兆涌上心头，想了想道：“你跑来这儿干嘛?”“我……”欧阳一刀支吾了半天，答不出个屁来。许正一旁呵呵笑道：“既然你们认识，也省得老夫为你们介绍，不过……丫头，他可是叔叔的总管哟!到时候你想踏入这个大门，还得经过他的同意。”“总管?”她摇了摇头，惊讶道：“你

来此地当总管？”欧阳一刀淡淡道：“是的。”她的预兆似乎又加强了几分，因为当初他杀杨雄的时候也是与眼前这副德行一模一样。她很困惑，更是迷惘。许正到底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值得他非这么做不可。

人，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，越是无法理解的事，越想去搞懂它，一旦钻入了死胡同，就再也走不出来了。

“丫头，你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入神？”许正一席话，打断沉思中的于培欣。

她吸了口气，俏皮道：“我只是在想，每次来到此地都可白吃白喝一顿，这会儿却已经人事全非了。”

许正摸了摸头，耸然道：“真是的，叔叔竟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！你们坐一会儿，老夫前去差人准备一番。”话声一落，即缓缓走入偏房内。

于培欣望着欧阳一刀，轻声问道：“这几天你好吗？”

欧阳一刀点点头，反问道：“我很好，你呢？”

她叹了口气，悠悠道：“我很后悔，不该……”

欧阳一刀站起身，走至她身旁，动容道：“你不该对我说出这种话的！”

“为什么我不该说？”

欧阳一刀释道：“对我们彼此而言，那是一段令人心醉的一夜，所以你不该这么说。”

她笑了笑，耸然道：“算了！咱们别谈这些。”“你到底来此地做啥？”她又问道。

欧阳一刀顿了一会儿，答道：“恕我无法奉告。”

“你不说，我也知道。”她望了他一眼，接着道：“你是来杀人的，我说的对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欧阳一刀支吾了半晌，正待答话。偏房内传来

许正的声音，道：“丫头，来吧！”她二话不说，拉着欧阳一刀的手朝偏房行去。

他们两人经过一道回廊，二条走道，即来至一清静的雅房。雅房内——一桌精致可口的小菜摆在桌上，另外还备了二壶酒。

许正指着椅子道：“来！大家坐。”三人坐定之后，各自斟了杯酒，于培欣首先开口道：“没事的时候能躲在此地白吃白喝一顿，倒也算是人生一大乐事！”话声一落，“咕噜噜”连干三杯之多。许正微微笑道：“叔叔还养得起你，别说是一顿，就算你在此地住个十年、八年的，叔叔也照单全收。”“哦！”她顿了一会儿，兴奋道：“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我包袱捆捆赖在这里，你可别怪我！”许正呵呵笑道：“你仅管来就是了。”“丫头别闹了！”他沉下脸正色道：“帮里最近还好吧？”她点点头，答道：“有叔叔在当然最好不过了！”

许正想了想，道：“你义父那件事，调查的怎么样？”她叹了口气，答道：“并不是很顺利，因为帮中的弟子到了鬼岛之后，音讯全无，甚至还包括一名长老在内。”许正惊讶道：“你是指哪一个长老？”“神丐安达！”她皱了皱眉，继续道：“至今已有一个多月哩！我真替他担心！”许正迟疑了一会儿，沉吟道：“鬼岛那个地方的确令人深感不解，不过……叔叔已布线严密监视中。”

她干了杯酒，缓缓道：“我想过段时日上鬼岛一趟。”“这……”许正动容道：“不妥不妥，丫头，你可千万不要这么做！”“为什么？”许正又道：“岛上各种奇门阵式还没搞清楚之前，不能贸然行事，否则绝无法全身而退。”“这件事，你倒是可以请我们总管帮忙。”他深邃的望了欧阳一刀一眼，又接着道。她不解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许正呵呵笑道：“得问问他